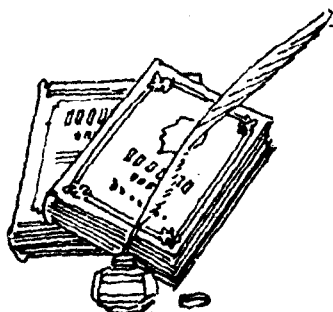


论高尔基的写作技巧



〔苏〕维·阿·扎哈罗娃 著

秦得儒 译

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мастерстве горького

Вера Ависимовна Захарова

本书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ел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В.И.Ленина Минск—1960版本译出

论高尔基的写作技巧

(苏)维·阿·扎哈罗娃著 秦得儒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10·205 定价：0.40元

目 录

绪 言·····	(1)
民间诗歌创作在中篇小说《童年》、《在人间》里 的地位和意义·····	(6)
民间诗歌创作对中篇小说《老板》思想艺术的影 响·····	(44)
《俄罗斯浪游散记》故事集中民间诗歌创作的运 用问题·····	(75)
结束语·····	(145)
译后记·····	(153)

绪 言

全面研究和掌握苏联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的文学遗产和创作经验，这对解决党提出的发展苏联文学的问题，可以提供很大帮助。

我们苏联对高尔基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就。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根据马列主义的方法原则写了一系列研究高尔基的著作。从事这项工作的有斯·巴卢哈托伊、勃·布尔索夫、勃·比亚利克、伊·格鲁兹杰夫、弗·杰斯尼茨基、斯·卡斯托尔斯基、伊·诺维奇、勃·米哈伊洛夫斯基、伊·塔盖尔，等等。但这项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经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别要注意从它的特点方面来研究。

正象艺术技巧一样，高尔基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以他和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的亲密关系为前提的。他深刻领会人民对现实的感受和评价，领会人民的思想体系和感情，全面研究人民的语言。他十分了解人民的集体诗歌创作是个人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民间创作中看到了人民的不朽的智慧。

要了解关于“高尔基和民间创作”问题的研究工作，首先应该谈到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恩·克·皮克桑诺夫的著作。他的作品中积累了许多有意义的真实的材料，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有关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问题。

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今后主要有两种发展的趋势：第一种是探索高尔基的民间创作的理论；第二种是研究高尔基在具体的创作中运用民间诗歌创作问题。但是高尔基的创作和民间创作的联系是这样广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还要求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这里所做的工作，目的是从具体材料上来分析，说明新的革命高潮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决定了民间诗歌创作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典型图画描绘在高尔基自传体作品中的地位和意义，阐明民间创作是人物性格特征加工修改的源泉，揭示作家的民间创作活动和社会生活、斗争时代，以及与共产党工作的关系。

高尔基说：“人民不仅是一种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也是唯一的无穷无尽的精神价值的源泉，不管就时间说，就美丽和创作天才说，人民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创作了一切伟大的诗歌、世界上一切悲剧和其中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史。”（俄文版《高尔基全集》第30卷第24页）

高尔基的民间创作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与社会问题和哲学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学说相一致的，他确信艺术是从劳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劳动人民集体艺术创作的成果。他说：“只有在全体人民整个思想条件下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典型人物，这是一种天才的标志，例如普罗米修

斯、撒旦、给拉克尔、斯维亚托格尔、伊利亚、米古拉和其他许多从人民生活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人物，等等。”（俄文版《高尔基全集》第24卷第27页）

高尔基看到民间创作是从劳动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人民知识的总和，指出了民间诗歌创作中深刻的社会乐观主义。按照作者的意思，认为“从整个集体来说，它似乎觉得自己赋有不朽的意识和能战胜一切敌对力量的信心。”因此“民间创作和悲观主义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俄文版《高尔基全集》第37卷第305页）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和民间艺术的乐观主义紧密联系的。高尔基认为民间创作的劳动本质决定了现实主义的特征，甚至它的形式。他在民间创作中特别广泛地运用了美好的幻想。人民预感到自己创造力量的巨大发展能使人们才能更加美好。农民关于富裕纺织的古老的幻想在童话中瓦西里萨·普列克拉斯娜形象上表现出来了，农民关于用轻松的耕种获得丰收的幻想在奇异的农民米库尔·谢利亚尼诺维奇身上显示出来了。高尔基着重指出：“每当古老的幻想升起的时候，人民总是容易受到鼓舞，而这种鼓舞常常是使人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俄文版《高尔基全集》第27卷第305页）

马克思主义对民间创作历史的理解，可以帮助作者确立艺术形象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观点。

高尔基揭示了奇谈、童话、神话、传说的意义和有益的社会影响，同时指出伟大艺术家的专业创作和民间创作的有机联系。没有民间创作，就不能很好揭示人物的典型的性格。

特征，天才的文艺作家就不可能写出更伟大的作品。高尔基说：“集体创作的威力很明显地证明，几十世纪以来，个人的创作就没有产生过足以和《伊利亚特》、或《卡列瓦拉》相媲美的作品，个人的天才从来没有作出民间创作里早已有过的概括，从来没有塑造出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中早已有过的世界性的典型形象。”最伟大的作家只能达到当时自己创作最高的水平。“当集体创作鼓舞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从民间创作中吸取灵感，吸取无限的深刻性、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吸取力量和智慧。”（俄文版《高尔基全集》第24卷第33到34页）高尔基从俄国和世界文学的经验出发，作出这样的结论：要正确地领会民间创作的思想、美感价值和教育意义，这种民间艺术是一种很重要的真正的创作源泉。“我再重复地说：最早的艺术语言是在民间文学当中。搜集你们的民间创作吧！好好学习它，研究它！它可以给你们、我们、‘全联邦’的诗人、散文家提供大量的资料，”高尔基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关于民间创作在文艺创作中作用问题的思想观点体现在他自己的文艺创作中。高尔基的创作特征是和那些以自己的丰富、优美、真诚和对人民生活作鲜明真实的反映等优点吸引着作者的人民口头诗歌有机联系的。

高尔基按照新的方式非常广泛地引用了民间创作。在他大量的文学遗产中，我们差不多不能找到任何一种和民间艺术没有这样那样联系的创作。他早期的创作已经有这样的特点，例如《鹰之歌》直接引用了民间创作的题材，《瓦拉什斯卡娅神话》、《可汗和他的儿子》、《伊则吉尔老婆子》

中的神话等等，都是直接和民间创作联系的。民间诗歌创作中一些有历史价值的好作品已经差不多都被高尔基引进了创作。对其他的民间创作经过艺术加工，并且引用到自己创作中去的，也确实是大量的。高尔基的创作中引用了一切最重要的民间创作的形式：如抒情诗、纤夫歌、“强盗歌”、战士歌、哭诉歌、对句歌、谚语、传说、童话、神话，等等。民间创作有机地在高尔基的作品中生根，它是以具体的思想艺术的成就吸引作者，迫使作者引用的。那部作品特别广泛地引用民间创作，那里主要的活动人物就是人民。因为按照高尔基的话来说，“不知道民间口头创作，就不可能知道真正劳动人民的历史。”高尔基的自传体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属于这类创作之列的。

民间诗歌创作在中篇小说《童年》、 《在人间》里的地位和意义

高尔基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¹⁾和《在人间》⁽²⁾是在俄国新的革命高涨的年代(1912——1914年)写成的。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把人民的问题和与此紧密相联的关于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跟那些从剥削阶级的立场和反动文艺观点出发对俄罗斯人民进行诽谤攻击的人相反，高尔基揭示了俄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和优秀品质，表达了他们对改造生活的无穷愿望。早在一九〇九年，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写道：在剥削制度存在的社会条件下，“被套上了精神枷锁”的人民，依然凭着自己真诚的良心继续生活着，“他们创作了并且正在创作着数以千计的童话、歌谣、谚语……”在自传体小说中运用民间口头创作，这有利于反映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深刻的内心世界。

在高尔基作品的读者面前，展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典型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作者塑造了许多人民歌唱家、故事讲解员和诗人的形象。中篇小说《在人间》中的顿河哥萨克人卡宾杜欣正是这样的人物，他是个大力士、歌唱家和舞蹈家。他对圣像作坊里的工作不感兴趣。“我生来是个音乐家，可是却当上了修道士，”他诉苦道，“假使我是马车夫，我就要

套上一辆轻捷的三驾马车，……”通过歌词刻划了这个形象的典型性格。卡宾杜欣“悲观失望地拉长着嗓子唱道：

哎嘿，我要给三驾马车
套上深棕色的快马，
啊，我奔驰在寒冷的黑夜，
一直奔向爱人的家！

十个人的声调和谐地一起歌唱起来，歌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巨流，……艺徒巴什卡·阿金采夫用他美妙的高音和唱着……”。

高尔基在描写演唱民间歌曲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他虽然没有提供民歌的全文，只是引用了部分的歌曲，而他力图表达的不仅是歌词的内容，同时还努力反映出歌曲的风格及其和谐的节奏。

高尔基经常把歌曲作为只有歌唱家和歌唱家集体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东西来描写。他所引用的歌曲充满了力量、激情和生气。作家把自己对音乐、对艺术语言和民歌爱好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歌曲演唱的描写上了。高尔基在描写歌曲对演唱者和听众的感染作用方面是十分出色的。“大家被歌声陶醉了”，高尔基写道，“大家都忘掉了自己，他们呼吸相通，感情交融，凝神注视着哥萨克。当他歌唱时，全工场的人都确认他是自己的头领，大家都被他吸引住了，注意看他两手的挥动，象要飞翔的样子。我相信，如果他忽然停止歌唱，大喊一声：‘打，把一切都捣毁！’那么，所有的人，

甚至最可靠的师傅，也一定会在几分钟内把工场打得粉碎。”作者写道：“他很少歌唱，但是他那豪放歌声的威力是永远也不可抗拒的，是不可战胜的，不管人们的心情怎样沉重，他都能使他们激动起来，振奋起来，大家会全力以赴，各种力量都热烈地联合在一起，从而变成一个坚强的组织。”

卡宾杜欣所演唱的快乐、豪放、勇敢的歌曲表达了人们最真诚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人类崇高的情操和渴望从艰难受压的生活中求得解放的心情。歌曲“必胜的力量”可以使人们团结，给人们以活力和快乐。

另外一个天才的歌手——马具匠克列肖夫的歌唱也给听众以强力的影响。他的外表一点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瘦小的身材，稀疏的红褐色的头发，“鼻子象死人的一样发光，细小的睡意蒙眬的眼睛一动也不动。”象这样普普通通但却具有非凡天才的人在俄国是很多的，“经常在酒店里唱歌的还有一些乡下农民和工艺工人。酒店老板亲自在城里到处寻找唱歌的，在赶集日，从进城的农民那里打听歌手们的情况，随后便把他们请到家里去。”

克列肖夫唱得最好，而且经常唱一些特别好听的歌。他善于揭开歌曲的“心灵”，领会渗透在歌曲中的思想实质。他闭上眼睛，挺起胸膛，用低沉而坚强有力的中音快速唱道：

唉，洁净的大地不知怎么被一片迷雾笼罩，
雾气微微地蒙住了漫长的大道。

这时候他站起身来，把腰靠在柜台上，上半身向后，仰首对着天花板，热情地唱下去：

唉，我到何处去，到何处去？

我在何处才能找到康庄大道？

这首叙述老百姓渴望寻找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的歌曲，在听众中引起了生动的反响。它不仅和在场的全体听众的思想感情相互交融，而且积极地影响他们，给他们思想的发展以新的动力。因此伴随着歌声而来的是听众的鸦雀无声和屏息凝神，所有的人都听得“发呆了，好象在倾听着早已被遗忘了的然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珍贵而亲切的事情”；“有时候也有人发出一声叹息，这正好说明了歌声的威力。”

克列肖夫演唱民歌的魅力和影响是十分深刻而惊人的，只有来自民间的歌手，只有吸收并创造性地运用优秀民歌传统的人才会这样歌唱。他唱得很精彩，可以说没有别的歌手能象他那样用独特的神态使歌唱别具情趣，因此能促使听众接受自己所表现的真理。在民间歌手中，克列肖夫的歌唱是无与伦比的，小酒店的老板举办的歌手们各具特色的唱歌比赛就证明了这一点：“马具匠将唱完一首歌，而他（指酒店老板——译者注）称赞他一番，然后激动地说道：

‘你看，正好又来了一个唱歌的（指另外一个圣歌手——译者注），喂，请你显一显本领吧！’”

“歌手有时唱得很好，”作者写道，“但我不知道在跟

克列肖夫比赛的人中间，有哪一个能象瘦小的丑马具匠那样唱得亲切动人……”

“‘嗯’，老板不无遗憾地说：‘这自然很好，嗓子是重要的，不过，在这里心情总有点……’群众笑着说道：

‘不，大概是无法胜过马具匠的，这是十分明显的！’”

高尔基描写了许多民间歌手的高大的艺术形象，用卓越的艺术技巧揭示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多样的性格、深刻的思想和感受，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

作者是把自已的主人公放在和四周环境紧密的联系中来描写的。高尔基对人物典型概括得最好的是具有发展趋势的优秀的人民的形象，他没有使这些形象和劳动群众相脱离，相反地，却加强了他们和集体的紧密联系。

作家对合唱的描写十分注意，在合唱中个人和集体的声音有机联系起来，融化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许多人演唱一支歌曲，由乐队最好的歌手先开始领唱。高尔基通过肖像来描写领唱者的形象：“……一个瘦小的头发棕红色的哥萨克，头发甩得乱蓬蓬的，如同旋风似的转动了一阵，然后就象铜喇叭一样地提高了嗓子唱了起来。他低沉而又使劲地唱着关于静静的顿河和蓝色的多瑙河一类的悲歌。他眼睛闭着，跟那些闭着眼睛啼叫的欧鸛鸟一样，这种鸟经常唱到从树枝上掉下直到累死才止息。这个哥萨克敞开短褂的大襟，露出铜马轡似的锁骨，因此整个身体就好像一尊铸造的铜像。他瘦小的两腿站在那里摇晃着，好象大地在他的脚下震荡似的。他张着两臂，闭着眼，提高着嗓子歌唱，看那样子，他已不象一个人，好象成了一个号手的喇叭，成

了牧羊人的一枝笛子。有时候，我觉得他马上会仰面倒在地上，象欧鹑鸟那样掉在地上死去，因为他把自己整个心灵和全部力量都倾注在歌唱里了。”

就这样，领唱者的外貌在演唱时不断地变化着；在变化的外貌上反映了他紧张的精神状态和激动的心情。

他是给整个歌曲定调的领唱者，同时也是乐队的指挥者。同志们在他四周围成一个圈子，“专心一致地凝视着他铜色的面孔和在空中静静挥动的两只手臂，大家象教堂里的唱诗班一样，庄严而平静地歌唱着。”歌曲中所讲到的一切，哥萨克人都是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的，这从他们的外部表情完全表现出来：“他们这班人，不管有胡子的，还是没有胡子的，在这一刹那间，都变得象圣像一样，象圣像一样的严肃，象圣像一样的超越人间。”

高尔基没有引用哥萨克人演唱的原文，只是提及那些被赞美的河流，如“静静的顿河、蓝蓝的多瑙河”等等，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歌手们通过悲哀的歌曲表现了过去农民的痛苦生活，反映了对那些自由地区痛苦的、忧愁的思念，这些地区过去曾是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运动的故乡。歌词本身生动地描叙就使作者有可能揭示阿辽沙的精神世界，说明他审美情感的增长：“歌声象一条大路似的悠长，也象大路似的平坦、宽阔而光明。当你听到这歌声，那你就会忘掉大地是白天还是黑夜，自己是孩子还是老人，你会忘掉一切的啊！那些歌唱家的歌声渐渐消沉下去了，可是这时却听到了那些军马发出悲嘶的声音，使你回想起过去草原上丰富的生活，象在萧萧的秋夜，听见从野地悄悄迫近过来的声响，听

着，听着，心儿就膨胀起来，充满一种异常的感觉，由于对人类、对大地满怀伟大的无法形容的爱，心儿就象要炸裂开来。”

用卓越的技巧和充沛的热情演唱哥萨克人的歌曲，这就充分证明人民是具有丰富才能的。

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卡希琳娜的形象在自传体小说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高尔基吸取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学的素材，加强了这个形象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高尔基给讲故事的外祖母描绘了一幅肖像，叙述了她演唱口头诗歌的情景，再现了她演唱时的整个环境，揭示了四周听众对她创作和保存作品所抱的态度。

读了中篇小说《童年》的第一页，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外祖母的形象：一个老妇人，“圆圆的大头，大眼睛和松软可笑的鼻子。”（作家是根据儿童阿辽沙的理解来描写她的容貌的）“她穿着一身黑色的、柔软的、极其有趣的衣服。”外祖母常为阿辽沙父亲的死亡而痛哭，“她哭得挺特别，仿佛附和着母亲的哭声似的。”

高尔基在描写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形象时，对她非常富有表情的性格特征是特别注意的。他对这种性格特征并不是简单地一挥而就，而是逐渐地一层层地从这个特征描写到另一个特征。比如说，外祖母坐着梳头，“她的头发多出奇，密密地盖着她的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之中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提起来，悬空拿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烁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

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接着高尔基描绘外祖母说话的神态和温和亲切的笑貌：“她说的话就好象是唱出来的歌词似的，字字句句都象鲜花那样温柔、鲜艳和丰满，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指阿辽沙——译者注）的记忆里。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象黑樱桃似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的光芒。在愉快的笑容里露出了雪白坚固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满布皱纹，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而明朗。”

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精神状态在她的眼色、面部表情和整个神态中深刻而充分地反映了出来。高尔基描写外祖母各个时期的生活，都多次写到她的肖像。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沿着伏尔加河旅行的时候，常常从船的这一边跑到船的那一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简直是忘怀了一切。“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微笑着，一声不响，眼里含着泪水。”

作者深刻地描写了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内心世界，显示了她的各种心理状态。比如，有一次人家请她跳舞，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就“象年轻人似的站了起来，整整裙子，挺挺身子，昂起大大的头颅，便在厨房里跳了起来。”

“她摊开两手，扬起眉毛，两只黑眼睛望着远方，象是在空中似的，在地板上无声地滑行着。”在外祖母的每个动作上、整个神态上、眼色上，都感觉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妇女的魅力，一种巨大的内心的力量。

保姆叶芙盖尼雅所演唱的民歌和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舞蹈有机地融合起来了。这些民歌由于和出生在布拉赫的

农奴家庭的编织花边的老妇人过去的艰苦经历紧密地联系起来，因此就揭示了她生活中某些新的东西。

保姆叶芙盖尼雅“提起嗓子，小声而悦耳地唱了起来：

从星期一直到星期六，
姑娘都在织花边，
干活干得累死人，
哎哟，简直累得只剩一口气！”

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在开始舞蹈时，并不想用各种别出心裁的体态、动作使观众吃惊，她“不是在跳舞，仿佛是在讲故事。你瞧，她若有所思地走着，身子摇晃着，环顾四周，悄悄地跨着舞步，她那整个巨大身躯东倒西歪地摇摆着，两脚小心翼翼地摸索着道路。她站住了，突然被什么惊吓了一下，面孔抖了一抖，皱了皱眉，马上又容光焕发，满脸堆上和藹可亲的微笑。”

阿库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舞蹈动作轻盈、流畅、奇妙、优美，与众不同，反映了她非常细微的内心活动和片刻之间感觉、情绪：“她向旁边一闪，摊开一只手给人让路；垂下头，屏息凝神，一动不动，静听着，笑容越来越显得快乐了；——忽然间，她离开了原来的地方，象一阵风似的旋转起来，她全身显得更匀称，更高大了；这时，人们的视线再也不能离开她，她象奇迹似的回复了青春，忽然变得这样美丽而可爱！

“保姆叶芙盖尼雅象吹喇叭似地唱起来：